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滸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二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子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列養於同產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

人傑表家貧及甥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長鎮將
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
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
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
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獲衆
星而行覺而內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
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
咎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蒼曰
吾且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勳宅朝建懼其亂而
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
中山人賈顯智為善走之友懷朔左曹史孫騰以其史侯
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
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洹澤澤中
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一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羅籠中酒烹羊以待
客因自言善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
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
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

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
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
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
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
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
至是始得見以惟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殿殿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
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
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
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
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
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加具六渾之
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
榮徒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雁鳥止團焦中母從父歸主
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雁鳥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
蒼雁鳥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
始以爲異密出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焉異因殺牛分
肉厚以相奉蒼雁鳥等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
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
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

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統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
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
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
之鑄不成乃上孝莊帝立以定榮勲封銅鞮伯及尔朱榮
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
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
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
稱尔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
六渾耳因誡兆曰尔非其正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
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賫榮下要人盡得其意

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
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
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
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
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
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
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統豆陵步藩
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我焉過兒請緩行
以敬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

敗走初孝莊之誅介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
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
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
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
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
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
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夫柱時奴輩徒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直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周上
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
陽曲川陲音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
左右訪之則以方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為親信
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
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
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
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北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北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滄口。路逢介休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
百匹。盡奪易之。北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
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眾。便叛。北自陳無此意。因
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
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
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北投刀
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臥。晨景。仗壯士。欲
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
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
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北歸營。又召神武。神武
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
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
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眾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
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
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
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寔居之。及是行舍大

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滄口倍加約束織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朱度律發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為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

衆皆愁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尔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尔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為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戰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

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余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余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余朱北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余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歟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歐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奔城來降。閏三月，余朱天光自長安北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眾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摠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余朱兆責神武以背己。

神武曰本勳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
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尸前立豈
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
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
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
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
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
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紫微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
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
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

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
時凶蠱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
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為軍導向鄴公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裝疾無聲將至鄴乃放
馬及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
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
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
前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
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介朱兆封隆
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介朱普皆反噬

今在京師甯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滄口入尔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定居焉尔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
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甯襄以精騎馳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甯襄奄至尔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
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
宗以尔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
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尔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

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
是内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
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勅大不
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
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
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
神武封三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
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
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
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

已後東魏
紀年

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
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
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
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
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
臺隨機處分神武資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
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法取万
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
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

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
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
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
勃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
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
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
來奔稱魏帝搆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
之謂騰曰語尔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
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
諸刺史華山王執鸞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

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
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雋察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
雋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
秦隴多求非分朕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
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
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
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縮接蠻
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
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
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遼津
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
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雋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
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
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
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
曰臣為嬖佞所開陛下一旦賜疑令倡狂之罪亦朱時計
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
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幸

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蒼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
子昇遂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勅曰前
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
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
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言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
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
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
孫還如王誓言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
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
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
若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岳不實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
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
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勳人
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
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
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
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

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
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
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適有所歸本
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到此古語云越人
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土情如兄弟
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
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
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
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
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
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戎送相州
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郟珍出徐止七散馬各
事家業朕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
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
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
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負相爲惜之魏帝
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
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

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負文逆顯智韓賢逆暹乙未軍降泰負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候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巴西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

尚書劉歊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暄置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荅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峽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彘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

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龍襲擊劉彞并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彞并太子俟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彞并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粟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龜州刺史叱于寶樂右衛將軍破六

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迺觸曹貳龍聚眾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眾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去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棄輿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俟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竝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搃眾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眾

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
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
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固讓
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燕
射神武降階下稱賀文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
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迎之出武
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誦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
揚及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臨心黜勤怠牧守有德節級相
坐振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
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
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
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
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
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
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

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尔為懷州若死則用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大帥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日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尔朱文暢開府司馬任曹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羨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竝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二月乙未

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殺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螿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螿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竝鳴士皆龍言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敷勤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
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
世子曰我雖疾尔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
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
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竝性適直終
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
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令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
得其力韓軌少顛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且
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景年
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
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大將軍
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齊王爾朱紇輜輶車黃屋左纛縣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
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
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
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
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

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
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
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
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
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
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
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
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
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
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
谷渾阿至羅威並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
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就杜詢
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
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
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
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
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
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在勞為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預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潁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傳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叔省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收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隆人苟

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利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勳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歿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管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免其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敘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荅書侯景之叛也南兖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註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極刑文襄竝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竝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

言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
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
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大尉高岳大都督劉蕡討
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
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
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
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
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
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
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表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
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
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
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
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
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
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
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
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殺時年二
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與袁於太極東堂詔

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
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紼輜車黃
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
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
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諧之際從容引
雅性聰敏言多箴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
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彘景
南翻非直本懷狃以矣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
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
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異方
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
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
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
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
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揔而論之積善
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方洽周益周景孫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

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

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

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

尚未能言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

色大難死一隣身重課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

晉陽有沙門尔思尔智時不測呼為阿秃師太后見諸

子長髮開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拍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

莫不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山有龍池一神武與帝見

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
三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嘗問以時
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
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眾與彭
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
史薛琬曰此兒意識過吾琬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
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
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
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秘凶事眾情
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
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
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縶斬群
賊而添其首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太赦乃赴
晉陽揔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
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
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為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
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異州之勃海長樂

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
每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
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
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
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冊進帝位相國摠百揆以異
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
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
景辰魏帝遜位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
雋奉冊禪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
唐虞漢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

率百寮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
壇柴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
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
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已未詔封魏帝為
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穆皇
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命
司空程宗以開立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酉降魏朝
三有至其信都從義及巨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
在降服辛未遣大使於四方
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改

一、漢書禮志：天子為宗廟，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并下魯
二、禮記：天子廟宇文，謂三山車服制度各為等差，具立條
式使檢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
下及孔子先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異州之勃
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
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
郡勃海可竝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
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
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
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饒泰故殷州刺史劉世昌故

濟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替自基，或不幸早歿，或
墮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
太尉高岳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為平原王，開府儀同三
司高歸彥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為上洛王，營州刺
史高長弼為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為武興王，兼武衛
將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為襄樂王，前
太子庶子高叡為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為脩城
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為
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為安
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徒公彭樂為陳

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河東王祭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
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州刺史波為彭
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為上黨王儀同
三司涓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
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
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
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
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
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
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
文襄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
原王封隆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
令改御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竒雜綵常所
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
黌序廣延髦俊敷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
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又詔求直言止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
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引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
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隱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
三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

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討新令未
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
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幸晉陽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
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
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紹為尚書左僕射并
州刺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
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
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
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
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
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
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
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消薨己未詔梁承制
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
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

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主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

三季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婁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刑登注子庫提並擁眾來奔蠕蠕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主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墟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

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
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
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
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
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
立庫提為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
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
干薨秋北巡異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
平州遂西道趣長蘆甲辰帝步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
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
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
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
突厥復攻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
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
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
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
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行
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剗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

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
廓是為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
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為庶人使負炭輸晉
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
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
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
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
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竝
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
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
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以安德王軌為大司馬
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為司徒以
太子少師僕真陳相為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為錄尚
書事以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以上黨王浚為尚書右僕射
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
刺史段韶為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浚清河王
岳平原王段韶率眾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
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
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
業推其孫安王蕭方智為大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

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為梁王遣尚書右僕射士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景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景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龍殺王僧辯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龍襄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

百餘里

七十七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車駕至
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
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
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
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
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
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
裴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
馴象秋七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
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
郡一百五十二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戌二十六十二月庚
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
臺宮殿先是自西河掬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二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二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
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鷄以太師咸
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
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
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

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以
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
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隰州人劉
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
庚辰詔立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封割有司監視
必令豐備農社先饗醢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人司祿靈星
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社辛巳制權詔自
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
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又十月乙亥梁
上蕭方智遜於陳陳武帝遣使誦藩朝貢是歲周閔帝
元年周冢字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
城內築重城自廣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成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
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
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
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
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
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
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東大蝗羣人夫
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

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戾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
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冬蝨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
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
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
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
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
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並
進一大階丁巳梁相州刺史王琰遣使請立蕭蕭莊為梁王
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蕭莊為
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
尉粲為太尉以異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
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
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辛丑太尉
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並進爵為王甲
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
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書右僕射
京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
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浚為兼司空以侍中高陽
王湜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浚為兼太尉

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
出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
季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並投漳水六月
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
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
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問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
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
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二十一遺詔
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
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
辛未梓宮還鄴十一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
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
量外若不遠內驗其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言
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怕目貶退言
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
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
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
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恠文襄
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
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為余

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
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
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
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
於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
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
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
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
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公
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

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
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獐飛上
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獐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
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
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
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
水王名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
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
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
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下之一

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
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
曰我兒獍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
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
如道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
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僞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
令賜絹十疋四月夜未生於魏帝銅研且長數寸有穗五
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
帝至鄴城南召人并齎板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
帝作色曰我自事若欲族滅即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圓
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異外柔內剛果
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古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
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
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勲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
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
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
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
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
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
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拉無武藝先稱怯

北齊顯祖
後唐莊宗
若是班乎
曰班屠戲
之慘尤為
過之

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盃
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
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
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
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
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
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
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
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等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
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往往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

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
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
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
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牟梨游行市廛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荅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
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譁譁方以為喜太
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
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
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
責疏脫背就罰救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

夜氣

齊

北史記

二

益

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乃捨背杖
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
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
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
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下七丈兩棟相距一百餘尺
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
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
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
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谷使之脫衣而
伏親射之不中以楸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為宰相使
進廁壽以其體肥呼為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
刀子勢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
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
城王浹宅謂其母介朱曰憶汝奪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
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
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
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
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
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壻
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

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
通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祿兼錢絲號為信物一日所
得將踰巨万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為言帝意乃
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憶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
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拌上支解
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乃收取對之
流淚云佳人難再得其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
之至有閭巷庸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
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凡所屠
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渾流兼以外築長城內

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慳慳各懷怨毒而素嚴
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曾有典御丞
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
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
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
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
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
改年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
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
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

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荅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為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噴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為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遂以歛焉。如祖珽以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

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身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鸞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

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羸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

北史卷之七
十一
察風俗聞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漢陽
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
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
王浞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
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
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
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
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
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
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太司馬長
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
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
王浟為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
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
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票大丞相常山王規筆
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
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
因冬蝨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

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
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
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
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
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
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
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
當各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
宣為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
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
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
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
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
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
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
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
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
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

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
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歛容淚
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
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
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
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
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
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
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
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
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酒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之不
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
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
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
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
捶楚令中書數憲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
召以立劉君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言
是不許世世無郎中後賜帝歸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
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
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集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西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明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敕勞衛士戒嚴

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
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
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
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
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
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
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
臣子孫絕戚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
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詔塞言正之士
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
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
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僣文弄
去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
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
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
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

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
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
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
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卅子百年為皇
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
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
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
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尉段榮
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懋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夔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
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
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
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
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摠入晉陽宮十二月景
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

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
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
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
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
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
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
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
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瞻見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
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
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
八尺重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貴留心政術
開明溥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
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具
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異獲直言曾問舍人裴
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尔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
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
誠如卿言朕初臨万機慮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义
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

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
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
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
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
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
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
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

至孝

血流出神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
強將靈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
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
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鳩毒濟南
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
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
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襪厭之
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
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
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

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
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
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
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
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
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變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
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摛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
不能贊引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
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
致介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
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
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
不無危殆乃矐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
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
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方洽 周益 周 巳干 孫粹然 校正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踈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一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
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
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
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
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
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
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琬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
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
收為兼尚書右僕射乙未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

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乙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
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
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
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
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
迴造大捨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
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
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
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
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

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寮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
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以尚書右
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
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
淹為太宰以大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
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潛為尚書左僕射
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羊為
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
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
享太廟景成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戊子大赦
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
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
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大傅領司徒以
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
兼尚書令任城王潛為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
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
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
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

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
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
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
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
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
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
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琬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
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
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
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
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
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
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
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
迴造大捨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
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
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
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
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二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

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
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
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
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西周軍及
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
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
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
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
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

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叡爲
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
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
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
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
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
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滂州免
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迴寇
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迴等圍
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叡薨大

破周軍於軹關禽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
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
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
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已
巳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大尉并州刺史
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
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
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振給事竟
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太將軍任城王湝為大司馬辛未幸

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為使持節東夷校
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
百官食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
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滂之處貧下
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
墮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
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
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
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
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

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
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
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
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
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
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宮時年三十二
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
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
於并州即帝少美姿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

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成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
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
四年為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
為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為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
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
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尚書
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
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
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

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
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
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
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
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
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
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禘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
有美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
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
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
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
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仁弘為齊安王仁固
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
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
為太保太尉婁叡為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儀
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
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
遣使朝貢於周為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

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緝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

已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宰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廷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

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瑱發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太后

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癘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官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又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

徐顯秀爲太尉并省息民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皆上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

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
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
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潛為太師
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
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
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
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
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陵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
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
書令癸亥鞞鞞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八月
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為皇太子冬十月辛
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封
蕭莊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
景烈皇帝謚號為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
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廄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瓌為僕於陳戊寅以
百濟二餘員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一月壬寅以錄
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
空尚書令和士開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

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夏四月
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
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
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
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
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
亥以太師任城王潛為太宰馮翊王濶為太師己未左丞
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
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
領軍府己亥車馬至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

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
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
律光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為楚帝
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
海為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
璉為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
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
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
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

斛律氏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潛為右丞相太師馮翊王
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
安德王延宗為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
儀胡氏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
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癸巳行幸晉
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為修文殿御覽九
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
氏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為庶人是歲
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

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
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為皇后景午置文
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丁巳行幸
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
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
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
王綽為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司徒安德
王延宗為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
陽王趙彥深為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壇絕之內忽有車軌
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為大慶班

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
以領軍穆提波為尚書左僕射以待中中書監段孝言為
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
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秦
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
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以
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
秋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
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
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為

癸卯是歲高祖與蘇韜並遣使朝于突厥使不婚

三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
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
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
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為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
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
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
甲辰以高勳為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夏秋賊鄭子饒於
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

書右僕射蔡卞執鞬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異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

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滌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

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主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千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廣寧主孝珩為右廣延宗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

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主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曰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瓘居中受委帶甲以歎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貲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

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帝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帝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弼送禪文及寶璽於瀛州孝弼乃以之歸周又為任城王詔尊太上皇帝為無上皇帝幼主為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帝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顥等數十人從太上皇帝既至青州即為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

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
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篋後與長鸞淑妃等十
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
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
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
少長咸賜死神武帝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
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
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
焉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
交語性慳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駭定而出每以異寇盜水旱亦不
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
琅耶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
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
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弄乃益驕縱成無愁之曲
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
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殺人剥面皮而視之任陸令
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
鄧長顥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
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

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
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
十連判文書及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
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
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万疋鏡臺直千金寶鏡為變巧朝衣
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為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
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瑤瑁殿丹青彫刻
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
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
時休息觀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宮內

又為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
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
以糶罰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雁鴛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
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馭龍逍遙
者其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雁多
食縣幹雁鳥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
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
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為走兵鼓譟陵之親率內
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

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蠋及旦得三升特夢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貧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隆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惟薄滛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蠋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蠋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蠋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髮以著假髻而危於國者其意若曰元首翦髮則側當走也又高刀子齊刀皆狹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緇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如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言王之量矣但後狎庸駁之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庭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

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
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
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
之以中官妳媪屬之以麗色滛聲縱鞀紼之娛恣朋淫之
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論胥罕接朝
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虛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竊奪難
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
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
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愬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
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
陰之役摧宇文如及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
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
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
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
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
實疆場無警胡騎自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旣而荒淫敗
德固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
也胤嗣不末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

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
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
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于青
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權觀夫有齊全
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
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殺
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
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
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
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
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
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鄣肆遍於省園禽
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
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
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媪擅回天之力賣官鬻
獄亂政淫刑剗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
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
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
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

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鑿金石者難為功摧枯
朽者易為沙歟抑人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子武平之末土木
之工不息嬗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
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
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
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